魏叔子文集外篇

賦引

詩之變而賦也始於屈荀乎司馬長卿楊子雲搒礴與衍㴬漫亾津涯矣勸百而懲一吾無取焉

魏禧自識

魏叔子文集外篇賦目

第二十一卷

大湖灘賦　　括囊

獻歲

賦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傑興士編次

○○大湖灘賦

乙酉玄月沿舟大湖石急水悍砐而虛舟踞盤石以觀之賦曰

湖水如馬盤石若舟水乃下走山則上流波澌洶而欲立石硺砰以疑浮

温伯芳曰字少語鍊意積境奇

○○括囊

步林皐之壙埌兮見雝墻之紛來世喜佞而惡忠兮亶天性之出玆余遐觀乎遂古兮忠臣十九以蔡緤羌父子之壹氣兮諛者瑜而諍者疵余豈翳眯目而覆心兮弗卷舌以自愛廼欽欽乎中情兮恌欲發而不持余旣已有成言兮願終身以相儷疾痌瘝夫乃身兮噫疏辱而不辭大言兮日汝矜正言兮日矯情極言翹過兮公言沽名激言兮奸剛使氣諷言兮日嘻汝之不誠余嚬睨以中茹兮于心中其有怔瑕嗾

口而再進兮日譬昧而樂爭亢獨坐以深思兮覽先
聖之遺篇嘆括囊之無咎兮復白圭之維賢車已僨
而孔馳兮琴不調而猶彈余懲前非以求今是兮行
俞俞然爾爾聊突梯腆涊以相洪溷兮噏同聲而日
賢余既獲離此嫮名兮逝衙衙以自適益憤恨乎中
心兮葶藶若荒草之田夕陽晼晚其欲墜兮湛嶮巇
而不旋眺素波之長逝兮偸木葉之彫零欷愛身而
遺友兮情猷猷其難捐姑徑遂以苟試兮紛詬誶之
譁然噫歔累欷兮直道不行惻其心信後諫兮淺交

而言淒不可强兮應吾聲惟正已兮物自正

丘邦士曰文本直叙讀之却覺婉轉百倍此情之移人處

曾止山曰直道難行讀此令人痛哭中忽欲發笑

彭中叔曰淒情厚道古節哀音眞可上繼騷雅

○○○獻歲

胡生人以殺人胡生物以殺物胡生人以殺物亦生物而殺人胡生唯富稱麥棄道胡生唯窶粃粟不飽胡既茁壯碩而偃蹇連蜷如在襁褓胡生則臣虜于人俶稚以洎老胡匹夫徒手以困天下胡坐奄九有猝傾之亾其家胡三尺之[illegible]而鞭笞四表胡萬國百州森臨栗立不能一舉手胡捉髮之還射廼蒐裘之不考胡重華之憂崩胡永昌以晻死胡熊蹯之生辰而晉蕉以世祀胡羅十二乘困軸望七十有九而傑

于磻石胡悯愁不略麥菽胡生則覦土之空以樹植
胡麟跃于野兮而鼠壽躋三百胡惽禪而期顧俾北
地之淹國皇天福善而疾惡兮覿遼霨而無苟吾恥
相與遐覓兮不獲其身其於冑子孫無德瘠膴縈兮
胡春秋之譏世卿羌微辜以扞量兮胡異夫商辛罪
人以族荷負髮而含齒兮皆天地之胞裹也胡生嫡
子之不辰兮毋天下之廢子也廢孽儳其乘亂兮天
將命乎賢裔致虔劉于兇猾兮平廢孽之拶逯胡一
亂而一治兮更一治以一亂胡大德之好生兮亂日

逴而治短胡漢祏之中圮莽淵紀而不反傷鷁之歎不產鳳凰胡爲年世生自剻湯麒麐之藪不出猙獰胡爲稍向迺生厚歆胡魏郡之縱稅而售以逆新積仁者昌胡子氏一蹶而不張積暴者亡蓋胡二世而後天于齊宮於淮右之至人兮建廓清之遐績攙群龍於尋汪兮羌不產乎異域胡煤山之弗弔兮秩祿奉而果賊旣張羅於巇嶮兮復扱網於泄洋捐哺抆以旁求兮道屢遷而無艮胡大鈞之猥瀰兮川嶽閟而不降鵾獍嘤喋於交戟兮鷙搏舉而猋翔蛺颭颺

之渠喤兮抨貍狌而捕之胡盤桓以矍舂兮覆决盎而饔殂淼馮夷之濆洋兮罝西涉而無梁虢楠師而絶流兮胡膠舟以觗行胡天極之既傾兮媧可以補西北國家一敗不可復收兮胡忠臣志士肝腦之不如石聖人法天地以無私兮覆不肖而保賢胡亭毒之膠加兮廼棄善而右奸白露瀼其既隕兮又重之以嚴霜庶草殱其不植兮胡松柏之萎黄姬胡造之不良兮[illegible]胡藉其國而焦其宮胡奇握溫之奄此垓疆兮胡趙食之忽亾東揵於海西流沙兮羌坱圠其

未央胡昬瘄癧羸闃無人兮夜黤黮而不光亂日天地生我不敢忘兮上戴三光履五常兮獻歲磬折之酒漿兮區區忠直侍帝旁兮不敢媢天自離殃兮

丘邦士曰怪憤之意可掬

弟和公曰文自邃古其情響得九辨之遺

雜著引

自論策以下凡蘐爲二十二卷其無所歸者曰雜著

魏禧自識

魏叔子文集外篇雜著目

第二十二卷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二十二

雜著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傑興士編次

○○○孟子牽牛章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可得二字問得鄭重一段歆羨幾幸如不獲聞之情如見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開口便着力一掃把齊王歆羨桓文、一腔熱心掃得冰冷直按他入泥裡去無以則王乎纔按落他接口便聳他到天上抑揚不測如此○無以二字本是語以更上一層却似更下一層妙曰德何如則可以王

劈開首數行文字便如生龍活虎不可把捉讀之通身骨節俱靈

矣孟子說个王字齊王便悟出一德字已識得王天下大頭腦天貴之高如此與梁惠開口亦將有以利吾國便自不同此孟子所以惓惓下文所以反覆攻擊誘掖之而不能已也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王字極重大保民二字卻極平易齊王問德何如則可以王甚鄭重覺難之又難孟子卻說保民而王莫之能禦甚輕鬆覺易之又易○保民二字極平易卻極的確任他好奇好誕此理顛撲不破○保民而王四字妙在不是籠統道理與稱放爲政以愛民爲本語有雲泥之別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說个保民齊王便有着想處便覺此事我亦可做故自疑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若孟子說德如湯武則可以王矣齊王必不敢曰若寡人者可以爲湯武乎哉誘掖之妙如此　曰可。一口慨然許他畧無矜重妙妙　曰何由知吾可也。急問　曰臣聞之胡齕曰　緩答　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

三句一句二轉抑揚操縱之妙如弄丸

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保民而王許得他極大却引証一件最瑣細事令他無處摸索○絜絜敘述皆是令他雄心消歇處無作用中作用令人看不見不識有諸更作疑問妙日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突然許他一句于最小中見最大令他無處摸索○只許他一个心字最斟酌下面許多心字俱從此處生發推敲出來百○姓○皆○以○王○爲○愛○也○纔許他是心足王卽便遲倒一句并愛牛小仁俱不許他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纔搵倒一句卽便救轉又見流俗不知我獨知之自認知已其言易入○二句又從節外生枝將許他可于意丟置一邊以下却就易牛事層層閒論同是推敲他本心處亦是消歇他雄心處王曰然

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妙）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極力一難令齊王無處着想如大冬閉塞草木枯落無復生氣）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看他解說騰那之妙）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極力一解如春氣發動草木萌芽欣欣向榮）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

盡經皆莊重典醇德詩有比興引物援喻大人最易故諫論之文必於風義稱中如

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急問○要知自何由知吾可也一問以後齊王急欲明此一事却被易牛事牽纏問難到此不禁湧出○此句竟接何由知吾可也中間却斷十數行文字斷續之妙如此曰有復於王者曰緩荅○齊王急急問可王處却用譬喻反詰之一路蕩漾排宕住而不住斷而不斷縈迴牽拂怡然人人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華○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齊王知愛牛而不知○空○一○刀○直○刺○要○害○愛百姓所以不合于王者正在此孟子偏舉此一事以爲足王愛牛本易愛百姓本難孟子却將百鈞一

百鈞一羽秋毫輿薪挾泰山超北海緣木求魚等語不特罕譬明理亦使文字燦然生動使旺晉心情躁盪發其驕詘故終日注言而不悖也後世儒者致君無術動稱聖人語必誠正其亦

羽秋毫與薪比喻變易是非倒置難易橫說豎說自成文理真大無碍辯才

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開去若推恐傷之者攻擊愛惜之情溢而）

明明說他難王却明明說他易王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 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

（再一反覆行暢言之）

（二語隱隱與五畝之宅一段相照）

前尚比喻譎肆文勢排宕到此忽入正論典切深厚令聽者肅然起敬○

子講也已

此段文勢浩如江河重如山嶽是文字中權一篇最得力處

余嘗論離騷前後俶奇譎幻中間却出依前聖以節中一段上遡虞夏下引商周稱仁道義典醇雅正令觀者端拱肅容不敢狎視騷之所以得稱爲經者以此

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引詩妙）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一段俱是說推恩足以保四海教訓引動齊王正旨如此此却夾一句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分明直刺齊王然若明向齊王身上責他便令他無自容處此只從泛論道理上忽然暗地一推令旺者陡然心驚言者却原不動聲色所謂言之無罪聞之足戒者莫善於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再刺一刀）（此華仍用譬喻却步步緊）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

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

與。既云王請度之宜待齊王自言其故乃急說抑王與甲兵四語反代他揣摩何也葢百姓之重于禽獸愛百姓之當先于禽獸此理最明齊王之能加恩禽獸不能加恩百姓此事易見此一請度直令齊王閉口無言再難荅應若不用抑王一轉下面許多議論俱來不得矣嘗論人之進言有閉塞他到極處令他自尋出路時有閉塞他到極處我却為他開一出路時此中机用但可意會不可言傳　王曰否

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

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語極尖刻詼諧可喜然鋒鋩刺人最取左右之忌通篇只此九字不可爲訓〇戰國時呵王侯詆大臣斥貴幸已成風尚此等語尚可行至賈生痛哭激切不爲灌絳地則廢沮終身矣蓋以戰國之術行於漢初便已不倖而或欲以三代之術施于漢唐以下者豈可得哉

而王豈爲是哉肥甘數語故作波瀾以舒上文迫切之勢却少王豈爲是一句不得不然齊王幾以孟子爲呆人矣

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齊王到此只說孟子既已料中勢必許他欣然願聽不意下面說得掃興至此

忽然一推此爲

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驚疑之甚

字正與上善推其所爲對字

曰殆有甚焉緣木

急急再進一層

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

亦王推心勢甚

而爲之心最要盡推恩正是盡心處却加上文徇欲做去便把心錯盡了心盡得當便可王盡得不當便有災過塞一邊令他專向一邊去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驚疑之甚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再用譬喻）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說得情勢的確明白）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借勢一頓便入仕）輕輕畧帶五畝之宅意却不遠下含蓄頓挫養意養局之妙在此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

二提　三提　四提

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極力一提不說正意先將功效痛快淋漓數落

一番使人神氣飛揚羨慕不禁文勢亦如高屋之建

瓴水○上說齊王如緣木求魚又說後必有災一連

兩番按抑使齊王神消氣沮如病人更經重創奄奄

欲盡若不極力誘以可喜可幸之事便發動其委靡

之氣不來此段正足與上二段相當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齊王重創復甦

又闊又驚又喜胸中茫然惛字實有此境願夫子輔吾志前俱說心到此變心言志心總

動時如草木微有萌芽志則心有所之已專向此一

處齊王被孟子攻擊鼓舞一番心中便真要如此做

去故下日明以教我又日請常試之明以教我孟子前雖許他可王只是到要緊處却半吞半

吐一味左推右敲故此日明以教我亦是虛心亦是着急我雖不敏請嘗試之齊王

到此一槩雄心雜念被孟子掃蕩洗刷得乾淨胸中

空洞無物真可爲受教之地故下文直言恒產不須

更作波瀾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二句與下庠序對照此敎所以能濟養之窮也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此雖直言恒產却不遽說五畝之宅先將恒產關係處極力洗發一番最痛最切千古名論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此段極力洗發制恒產之利病状的確萬世不易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

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此段極力洗發不制恒產之害痛快的確萬世不易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自鄒敵楚以前俱是攻擊辨難只老吾老一節畧與五畝之宅一炤至今王發政以下將入正意卻極力提唱如不忍遽下一連四段然後結穴如長江大河百折而入於海真是氣力千鈞光燄萬丈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此策亦平平耳卻任他好奇好誕跳不出來又妙言此策于戰國時確是凶年稻粱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天下之所以亂在民不聊生民所以不聊生在上失其養故王政以養民為大其所以敎民者欲使老安少懷

只是全一養字故禹謨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厥後飛作畫威不過曰俾勿壞而已孟子演見此意其陳王政亦是養意居多至于謹庠序申孝弟而曰頒白不負戴可見敎亦是養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在養上　畢竟歸結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一○句○有○大○厚○迴○瀾○之○勢　結局處連用四疊文法更複說衣帛食肉不飢不寒三句單收波瀾汹湧氣象崢嶸格法嚴整眞是徹底神力

魏禧曰此章是古今進言妙用第一篇文字魏鄭公李鄴侯得其餘緒便已獨絕千古試看提弄齊王本心處如弄嬰兒笑一番啼一番纔笑便啼纔啼便笑令人絕倒老泉諫論云以龍逢比干之心

行蘇秦張儀之術可評孟子此篇又妙規模氣象

廻然不同視好色好貨諸篇猶有策士氣○實着

只在五畝之宅一節此理雖萬世不易若開口便

說竟屬老生常談聞者厭矣看他千廻百轉無數

波瀾頓挫峰巒起伏簇擁着五畝之宅出來處委

是可駭可愛予生平心玩口說不忍釋手○此篇

得力又從哀公問政章來問政章結穴在一誠字

亦有許多含蓄頓挫如前說五達道三達德却下

一句所以行之者一也便住後說九經又下一句

所以行之者一也便住更特起峰巒添出凡事豫
則立一節然後從獲上信友一路推出誠字牽牛
章前後兩個則盡反其本矣及贊嘆明君制民之
産處正與相似特聖人規模氣象又不同耳然作
用才情到孟子方發皇精采學致君者必以孟子
此篇爲本

朱復繹曰數千季書本得此洗發便覺煥然一新
使讀者實有受用處吾甥蔡元憲嘗言句庭先生
論古教人欲使道德經濟文章一事一言而三者

並列于此可見一斑

○○書碧瀾妾事

元初宋宗室趙碧瀾老且貧二妾並少艾公不自安並遣歸母家二妾並不肯嫁時並遣人獻肴酒公於卒也並覆諸水中曰並毋再見昔吾割情愛以並遣汝今並如是祇攪我心耳既各與其父母並至並泣下言曰妾每歲並請給於家毋以煩主顧執事終身並爲尼報主德公不得已並留之久之公死二妾並如所言公有寡女貧甚復並養存之碧瀾其與人事載陶宗儀輟耕錄世但知有張尚書妾關盼盼不知

有碧瀾二妾然又並逸其姓名（可惜）碧瀾國破老且貧二妾並生死事碧瀾尤難於尚書妾古今老丈夫增氣（可嘆）力者此三人耳此三人不易得然則老夫不取女妾（直稱下最古勁 反立義例作）上也次則未死出之又次死使出綿劉涕洟屬不二（文生意在此 帶出感慨厲俗之言）人者愚也貴家戚偪刼截髮務而爲尼或則雉經仰藥沈淵井死愚又殘賊矣嗟乎老且貧天所以困碧（婦人最難堪者二事屢）瀾抑並以顯二妾使有傳也（提出以賢二女不盡）

彭躬庵曰一人難矣二妾並貞順尤爲奇特文故綴十八並字以表之而古拙多生致

○○○論屯卦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難也元亨何也動心忍性增益不能大塞所以大通也鴻門厄而沛公興滹沱河敗而光武奮項羽百戰不挫赤眉所向降附卒於滅亡不屯則不亨矣利貞何也舉事之初最忌無名之師不義之舉或爲國報仇救民水火如約法三章發義帝喪之類天下聞風嚮附後世或起叛賊好屠殺倡左道動爲不正當始事時已知其不利矣故利貞也天造草昧正無主

乃亂之時當以王者應天受命傳曰利建侯何也與人初起功德未加天下未信而遽稱尊號示人以富天下之心則不服爲衆射之的則勢危故王陵陳嬰不敢爲首朱溫未滅而張承業諫晉王稱帝從古帝王未有不謙讓遜久而建大號者漢高帝隱忍以就巴蜀之封光武既定河北止稱蕭王是也彖曰勿用有攸往宜于寧矣傳曰宜建侯而不寧何也與人爭衡天下畧地而弗有得民而不撫敗道也故陳勝一呼天下景從而終于無成者不知所守也蕭何勸沛

公就王巴蜀養賢致民自固根本不爭一旦之命所謂勿用有攸往然若器小志卑則建侯已足不復有事晉文安齊沛公安咸陽宮他如尉陀坐王南海于陽自大蜀中懼人自安而無天下生民之志故傳于象辭隱而不發之意急以不寧釋之若沛公既王巴蜀還定三秦出陳倉東向以爭天下所謂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而不寧也

天造草昧

天將大治必大亂以開之故草昧曰天造能識天所

以造亂之意則知人所以撥亂之道故曰宜建侯而不寧承天也。

六四承馬班如求婚媾往吉無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按程子以爲四求初朱子以爲無女下男士先君之理蓋初求四而四往應初也夫君先臣男先女正也常也然時值亂離懼強暴之見逼則女可求男詩曰求我庶士迨其吉今是也天方草昧眞人僞命莫知雌雄故智者必擇主而事則臣可求君語曰亂世君

擇臣臣亦擇君時之變道之權也眞主之興天下豪傑仗策而見軍門夏平信越棄楚歸漢馬援自蜀謁光武歎曰乃知帝王自有眞故曰求而往明也是必於屯而後可

戊子巳丑之閒同諸子于翠微講易人日一卦語多散失偶記三則于此自記

○○○讀宋李忠定公集

余嘗推宋李忠定公爲漢以來第一人如宋之韓范上矣然使忠定當西邊之任其事業豈止此哉忠定敢于擔當而措置濶大能得要領其細碎處不必一一周到然已無不畢矣國朝王文成公思慮周密能通權達變以合于道亦三代後第一流人物也其勢卻與忠定相上下然就二公較量文成當大事鎮定精詳發無不當但微覺心力有竭盡處忠定則安閒揮擲神力沛然有餘其才具似較大也忠定安撫江

西區書虔寇之方仁主義盡文成撫贛金以此爲模
本便成三百年第一功業推爲漢後一人何疑哉
文成奏議剛健精明昭昭然若日月之經天忠定奏
議雄潑曉暢浩浩乎如江河之行地
古今排驪之文能使事情剴切者惟陸宣公耳讀公
乞罷僕射諸表但有過之無不及也
或問子言忠定當西邊之任其功業必不止於韓范
又嘗言忠定爲岳忠武必不聽金牌召還何以明之
曰忠定才具揮霍又能度外用人韓公最有膽畧然

如張吳二生遂不敢用而以資敵忠定當此必不爾也但觀其用張所傅亮便見一斑且仁宗之主何如欽高慶曆皇祐之時何如靖康建炎西夏之強何如金人加以童蔡汪黃之奸譖毀忮害无所不至而稍一柄用立見功効都城危困倉卒受命四日而戰守之具備朝廷草創虜寇交侵七十日而中原之大勢舉吾故以為公在西邊必能滅夏臣夏而有餘也議和之時奸相昏主陰許割地公鬪而力爭且留三鎮詔書戒中書吏以輒發者斬又欲候勤王之師大集

因以將帥意徼軍前以吹誓書此皆敢于犯難爲反
經合道之事吾故以爲公爲忠武必不聽金牌之召
還也然則公任行營使任樞密使任安撫使矣皆總
兵之任何不能矯制清君側而一升一黜如提小兒
之易安在其不爲岳忠武乎曰公以文臣統制非素
握兵柄者且行營使倉卒受命職在守城樞密使有
兵權而無兵安撫使任既非久輙罷又皆新兵又多
削其兵數是皆不可以有爲者使公久于安撫之任
得兵心固而離京師遠張所傳亮未罷河北河東之

勢已成則罷兵之詔雖百反吾知公不直搗黃龍府必不止矣下言史臣論而下云文鑑之而秀定為忠武守經而忠定行權道之並行不悖相背反也

丘邦士日以忠定較量王韓岳三公處大則金鵝擘天小則牛毛破析勺庭胸中所具大小如此非徒論忠定也

忠定公智膽兼長學問沉毅不若忠武之時亦有應變行權之術哉不能如岳少保公之權擢係禍延觀其退金之後挾權手柄者垂十年而壽考以沒其非其明驗者耶抑秦檜賊以奸相居中非童蔡汪黃之匹忠武較難而忠定

公差勝爪

○○書羅飯牛扇面

別飯牛入年画益工山水林木雲氣悠遠而不盡疎而能積其書法亦絕可觀也往飯牛游吳越吳越士大夫好之今再游好之必甚然予交東南士最多恒散伏草間或滅跡窮山深谷不求知于人人亦不得而見故于飯牛之行書其扇以介之飯牛以藝交天下二十餘年而夷然不自屑有蓬戶之心夫世之必以軟美游于世者亦何爲也

揚蘭佩曰筆筆層折亦所所謂悠遠不盡疎而能積

者

○○○灰槨紀事　計九條

造灰槨者、于下建先三四日取上好塊頭石灰數千斤、（度壙穴淺深濶狹貯備之）用水洒過令化、以米篩篩嫩灰貯用、其粗頭未化者、再用水洒篩出嫩灰、將粗頭另貯、（若人力有餘臨期洒灰令化卽用築之尤妙）

用灰之法、不可太燥、燥則不粘、不可太濕、濕則氣散、臨時須以少水洒之拌勻、用手輕捏成團、重捏卽散爲度。

既鋤土穴、周圍仍以火磚砌槨、其濶狹度容棺之外、

頭空一尺、脚空二尺、餘兩旁各空一尺、以下灰、下灰多不過二尺少不過五寸須看地勢穴情以定灰之厚薄

磚槨外有空隙處先用無沙石好黃泥塞之輕築、凡坟內最忌砂土令槨墻緊靠以便築灰。然四圍槨墻須逐節砌高、一邊下灰、一邊下土、若頓爾高砌墻內空虛、則築外土時便震偪槨墻偏內矣、

穴內先用嫩灰一二寸鋪底、置棺其上、若壙窄濶者仍用家禮灰隔四旁下灰、築齊搨面平鋪灰于上築之每遍只可一二寸。先以脚踹實然後用椎輕築、漸漸至堅。椎忌太重

重則剝灰用槌之法不論人數以人多為妙且行且築須槌跡粘連一路周而復始度築灰堅至六分便下新灰更築太堅則上下不相黏面上一層不妨畧厚須築至極堅灰面發光槌響作金石聲更築少許為度

築灰既完仍用火磚接四圍槨牆卷砌其上成一磚槨若穴淺坟不宜高大者不用卷砌即加灰頭黃泥可也

磚槨之土用灰頭和勻上好黃泥堅築數寸亦以穴之淺深為度

上用嫩泥寸許鋪之止以脚畧蹍勻不用杵築然後置堅

好大石數塊其土仍須合縫抿灰約周磚槨爲度石須堅厚止一大塊者爲上塊數少者次之此有淺意不可失也既置大石上用好黃泥堅築至頂其泥以光熟至極爲度將及墓面築龜背形然後用擜土鋪勻砌磚或仍砌大石墓前爰土若地穴原有餘土必不可掘去若穴勢淺卻無餘土仍當用黃泥堅築之或和石灰蓋墓久崩壞多由爰土不堅實故也家貧不能辦灰者純用好黃泥堅築亦可耐久今人惜費省工多以開穴本土不論沙石築取掩埋又不堅築近則水入侵損稍久則崩頹矣又况年遠事殊兵寇亂擊

之患乎。甚輿家每以風水惑人謂築灰槨則地氣阻隔不能發福不知地氣無堅不入非灰槨所能隔也今如置物于銅鐵器中封固蒸之其物必熟豈灰堅于鐵乎夫謀身家子孫不可知之福而貽父母以崩壞侵伐可見之禍已非人子之用心又況其必無是事也

魏禧曰昔先君子葬先大父母用純灰槨不用三合土以爲三合土易上濕氣而灰槨純燥地氣从蒸結爲鐵石蓋有所受之也際瑞等葬先父母遂用此法間又益以私意因悉書而紀之禧常謂送死者衣衾之華美不如棺之精密棺之精密不如墓之堅緻蓋衣衾雖美不過慰炫一時棺木亦數月未歸土時所

重若坟墓堅緻直千百年不壞之基也今人苟且造墳或从暴不葬而專美衣衾是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又或酒食僭道靡費不貲至于營葬則吝財苟成其亦惑矣先君子曰宜薄斂宜厚葬故先父母之喪斂用布素棺不華漆夫斂薄則內無物可欲葬厚則外無隙可乘人非財力寡弱其于父母骨月送死之際安可不講于此哉

○述夢

乙卯予將復遊吳以婦病懼其死去翠微二里有果樶山齋宿往卜辭皆大凶婦病籤有橫禍非災在目前出門籤有蜻蜓失翅墮深淵及進退謀爲須謹愼免教臨危歎悽惶語八月廿七日也又六日爲九月初三齒痛頭風大發右臂患膊劇夜夢戶外大海身臥海波上澹蕩自得婦戶內臥遽呼曰此何可臥於是浪起數掀身項之浪大作澒洞驚怖因浪所掀句挺而入戶醒予甚惡之又二日同和公入城就醫及山磴忽失右足墜磴數級左足垂空身偏側崖外

而右臂故痛不能用左手四指急撮石壁小凸處作勢向內和公走下拽之得不墜蓋翠微削立百十丈路當山坼下臨無極孑失足時兩目無光神魂脫若有自左臂倚之者孑數日是日以往皆餘年也。惟有省愆修德安命耳九日還山明日病又作夜寢室多寒咳者雞鳴而寐夢大寺中與方丈僧及十知客僧同寢三人終夜皆言淫褻事天明知客初起遽傴僂抱被稱急痛目上視若死羊頃刻而僵孑驚走出立大殿人嚷嚷言此僧爲靈官所擊剖取其心去俄而

靈官手提心肺肝赤血淋漓來句擲地上嗾犬食之

頜弓使前自指其心曰人唯要全得此汝其勉之弓

埀神語色和而意甚厲弓懼甚念神知弓夜共僧語

云云也衆復嚷嚷言此僧在徃寺害人今來此復害

人捽棺入之兩足屈不得申衣多鮮血弓趨廚下取

水出洗面遇從叔父篤裴翁置水地下揖遂醒毛髮

寒磔至今猶在目中也弓生平未蹈邪淫事而邪淫

念觸地而發又數有天幸不使成就然每能鑿空作

淫想緣結根葉噫神之告戒其至也弓壬子客吳門

晨起曾庭聞使人來請速句至則迎門而嗄曰吾得奇夢夢足下與吾弟青藜共與一豭豬淫之又人言魏氏先徵君生平無淫行故爲鬼神所敬吾忽夢如此豈足下近有遺行耶余聞之汗下時青藜䁥一娼予常與笑語頗欲狎之既以爲不可而念不能絕葢庭聞未之知也因並記此自警且示子弟知神明之道至近不遠云乙卯九月十一日記

丘而康曰說得森然畏人而三夢錯綴處文意可掬

○○○庚子七月十八日書夢語

有一豪士橫肩踈眉兩顴暴起丹若雞頰身長聳背顧盼雄毅仰而與談若升若仆時林確齋與言任仲望之爲人幾一二語林子舍去案有石硯余援筆濡水書硯上曰譬如寒臥戶洞幃張彼乃上牀還抱我寢我身旣煖翻然下牀低幃闔戶詰朝相見口不說寒況復言煖

林確齋曰任子俠氣細心其謀人也功成而退口不言德夢中爭譬眞頰上三毛雖使用意寫之未

必及此任子名濟世號易菴九江人

○○甲乙問

丁巳暮春獨居廬陵山中門人遣奴獻酒夜飲盡一杯則醉不反而寐夢甲乙造語紛綸可聽鷄鳴覺寤追書所折東作甲乙問

甲問於乙曰國之季衰或始造事順風而呼召鄉縣蠭起白徒乞活廬兒產于頭如蓬葆垂組而握符者排戶錯趾于稽其數紛若牛馬之毛巧曆勾股不能算計何以賓接俾式於禮義乙對曰今夫漉金者棄沙選玉者遺石金玉所貴於沙石者沙石多而金玉

少也官貴於士庶人者士庶人多而官少也是故君一而已卿踰君大夫踰卿士踰大夫庶人亾算數政教不行科令不具比戶可封則幾無民矣其何有之有甲日世衰政亂僞僭公行自立名字無有所根蒂侵愁州縣禽獮百姓或轉授取蔓牽藤引延緣山谷充澗塞路秋落其實孳息萌芽春夏長養枝節馮生無有紀極吾固得而薙火之矣夫起事者從民望救敗者市民心罰不可行賞又不足則以官爲市亦文之篆桑版之署戚出上賜文以爲婁也者子何不以

爲毋姑以爲妾也者婦何不爲少姑乙曰不然古者小國之卿當大國之大夫時有隆替道有汚隆禮之常經也遭其變而又無權則羊頭爛胃皆得據侯都尉以臨士士之好修潔巳者積上而下覩細曾不若蚤蝨甲曰不然君一而巳夫以爲君委裘遺腹一旅一成咸命曰君夫以爲君則不得不以爲相以爲相則不得不以爲卿大夫郎使守令以爲小危且亂者則是福州之景炎福州之祥興不當帝而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不可爲將相也甲乙辭十反靡所止扶

乃相與問於丙丙曰甲乙者言皆是也雖然吾請主
斷一曰力次曰德次曰望次曰貲人無皆賢無皆不
肖宜力王事不苟名爵或成或敗志在立功天下客
然無事吾將敬而禮之況於危亂故一曰力無勞於
國德稱其官其在鄉黨吾將敬而禮之況於朝廷故
次曰德先進魁壘舊有名字望譽所歸爲民之旗鵠
世家大宦或身科名宦之塈也是皆有故不同苟得
故又次曰望曰貲舍不在此四者迺或與時遷徙自
反初服或更通他籍皆擯勿許賓接之禮消息於時

于是甲乙喟然太息辭伏而退

蕭孟昉曰狀物酷刻而持義平允鬱然流光此兩漢魏晉之文也